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十八回 誰能遣此月下彈琴 未免有情舟中感舊

上章說蓮因住在勞家定計捉奸，夏樓全不曉得，果然去弄出事來。初六清早，香公就急忙忙的奔到勞家，說道：「二姑姑不好了！昨晚三鼓，這個夏樓到庵後跳牆過來，到你牀上強姦佛婆，給佛婆將他抱住，喊起來，我忙到竹房裡看，便拖住。大師太也就進來，一見夏樓，便說他忘恩負義的人，恨的什麼似的，一頓打，我也就進去，把他拉住。剛剛外邊甘老三弟兄經過此地，聽得裡頭夜深喊救，只當是強盜搶劫，就打門進來。那時我一個人正擋不住姓夏的，給甘老三幾弟兄把他拿住，捆了起來。他就慌了，說道是你約他的。甘老三那裡信他，一陣的亂打，甘老三就要送官。後來幸虧勞二官走過，進來再三解勸，罰他三百兩修庵銀子，又給佛婆五十兩，另罰四十兩請眾人的。教他寫一張甘結，自此以後，永遠不管白衣庵的事。又怕他懊悔抵賴，老三就逼著他寫了字條兒，到家取了銀兩，方才放他。他有一張紙條兒，說是二姑寫給他算憑據的，現在勞二官處。說二姑就回去，要問問呢。」玉成向蓮因笑道：「果然好計！快去罷，你就同老師太說，昨兒因聽得袁老爺的死信，我留你住在我家，差人到城裡我母親那裡去打聽消息，所以未回。今袁家要妹妹去哭臨弔喪，恰遇著這件事，恐怕夏樓夜來暗算，所以把行李搬到袁家去，暫住幾天。一者幫袁家的忙，二者盡妹妹的心，三者避姓夏的禍，你師父無有不應承的。行李東西，就叫勞二替你拿了來罷。到了此間，再作道理。」蓮因道：「多謝姐姐，我就這麼著。」又低低的附耳道：「我們昨晚定計的一節，千萬不要告訴人。」玉成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去罷。」蓮因就隨著香公去了，到了午刻，勞二果然把行李帶回，佛婆也來了，帶著行李，玉成道：「妹妹呢？」勞二道：「他還要同師父師姐說幾句體己話兒，隨後就來了。」佛婆也恐姓夏的報仇，不肯住在庵中，要跟著二姑姑避避，二姑姑允了，就請老師太找一個替人，佛婆願出一兩銀子給他。玉成道：「妹妹去怎樣說？」勞二道：「他說昨晚得了姓袁的死信，我家就留他住下，打聽消息，城裡回信出來，要他進袁府念唸經，穿穿孝服。姓夏的事並非約他的。他師父說既不約他，你為何有憑據在姓夏的手裡呢？二師太道：「這有個緣故，須到裡頭去說。」當時就把行李收拾，打發我拿了先回，他以後說的話我就知道了。今日甘老三弟兄，倒分了四十兩銀子，他送了我十兩，夏樓也許謝我十兩，這回尚未送來，說改一日再送，一准有的。佛婆到便宜他得了五十兩，盤費儘夠了。又罰送庵裡三百兩，為修理的費。二師太給姓夏的筆據，給我取在身邊。你說要還他不要還？」玉成道：「不要還他，你只說遺落便了。」勞二笑道：「只怕十兩頭不得到手。」玉成笑道：「有了十兩，還要十兩，你也太貪了，你昨兒怎麼去捉呢？」勞二道：「昨夜我們四個人到那裡，不過半夜光景，走到了，便聽見裡頭喊捉強盜，他三人便打進門去。那時當家的通通起來了，聽見外邊打門進去，真正疑心是盜，嚇成一團。以後老三告訴明白，說是捉奸的。蓮根認得老三，說：『快來幫我捆這害人賊。』於是當時就捆綁起來。夏樓叩頭求眾人不要聲張，我便進去做好做惡假勸了一回。老三要罰他五百兩銀子，我就再三的說方才一共罰了三百兩他在這三百兩內要謝我十兩，所以把我這十兩扣起來，取來二百九十兩。甘老三又要他一張甘結，方才將他放了。」說著，只見蓮因進來，玉成笑道：「幸虧妹妹想這妙計，他已經都告訴我了。你進去同老姑子說的什麼呢？」蓮因笑道：「我也乏極了，我們喝杯茶坐了講。」於是走到裡面坐下，勞二倒了一杯茶來喝著。蓮因道：「我到裡面同他師徒二人說，這是有關庵裡的名聲，所以進來私談，他昨兒怎樣的引誘，我初時不肯，他說不妨事的，蓮根本是我的相好，已經二年了，當家姑姑也曉得的。我因嫌大師太粗俗淫蕩，所以要交結上你，就好將他棄了。」玉成道：「他這字據你給他看過麼？」蓮因道：「我就把憑據取出來，蓮根看了恨得了不得。說這等沒廉恥沒良心，把我的醜出盡了，還要嫌我。」玉成笑道：「後來呢？」蓮因道：「我就同蓮根說，夏樓這般引誘我，我初時尚肯順從，後來曉得有姊姊在裡頭，我所以不肯回來，豈知弄出這等事！」蓮根聽了我的話，師徒二人，倒反感激我。叮囑我蓮根的事，不要提起。你就進一趟城，停幾日再來罷。他恐怕我沒錢，倒給我十兩銀子，我也收了。這回子費了姐夫的心，我就送給姐姐買些花戴戴罷。他的憑據我就交給師父，倘日後有什麼枝節，就把這個紙兒搪塞他的口。」玉成道：「這倒罷了，你又送這個十兩，不能受的。」蓮因道：「我同姐姐還分你的我的麼？況且我還要費姐夫的心，有什麼順便的船，來了回去江蘇最好。」玉成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妹妹把這銀子收好，做做盤費罷。」蓮因道：「我還有呢，況且佛婆還有五十兩在我處，姐姐不收，就生分了。」玉成無可奈何，只得收下。因道：「你給姓夏的字條兒在二哥身邊，我來取給你毀了罷。」蓮因想了一想道：「其實也不要緊的，今事已敗露，不獨我知道，我又要去了，憑他去罷。回來姐夫去送還他，又做了人情。聽說他也要謝姐夫呢，就把這個去領十兩銀子，又全了情，又得了財，於我無損一毫。他得了這紙兒，還當憑據呢。」玉成道：「這麼著也好。你怕還沒有吃飯，我已叫佛婆去端整了。我也等你，還沒吃，昨兒剩下的菜已走味了，所以做了新鮮的素菜，況且這個月我是吃地藏三官素，也做了姑子了。」蓮因也笑起來。於是大家安排吃了飯洗臉嗽口畢，勞二就去把這紙兒還給夏樓，換了十兩。夏樓倒反感激他，說蓮因實在可惡，叫他住在庵中，不能安樂。你們是薦送來的人，給他一個信。」勞二道：「他昨兒因姓袁的身死，今兒已進了城了，據說還要守喪，斷七後再到庵中呢。看他這個心計頗工，你也要留心才是。」夏樓歎了一口氣，叮囑勞二莫告訴人，勞二答應著回來，把這話告訴玉成、蓮因。銀子也交給玉成收好，大家歡喜。蓮因就商議回去一節，勞二道：「自己僱船，要走就走，可以辦得到的。若是要省些，只得乘別人的便船，就也不能性急。且在吾家暫住幾日，我去打聽，倘十日內有便船，就等他幾時。若沒有便船，隨便幾時好走的，包在我身上，辦得妥妥當當便了。」蓮因想了一想道：「也好，費心就是了。」於是蓮因瞞著人，就住在勞家，同玉成談談，倒也不嫌寂寞。到中元這日，勞家也祭祖先，蓮因正為不得船隻，心中憂悶，再請勞二去打聽，說：「倘然再沒得便船，就同我僱了一只罷。」勞二道：「幾日來留心打聽，實在沒便，且再住幾日看。若自己僱船，就太費了。」玉成道：「你且再去到驛上，或者船行裡問問，朋友那裡可以托托他們。」勞二也就去了。一日無事，到次日夜深回來，玉成、蓮因尚在談天，未睡。問道：「這事怎麼了？」勞二笑道：「也巧極了，但恐怕不是。我要請問二姑姑，你有一個姓白的認得麼？」蓮因道：「白什麼呢？」勞二道：「叫白子文單名一個鳳子，是這裡的榜下知縣。現在選了浙江錢塘縣，要去赴任。行李通下了船，十八一早就要走的。他船中帶了家眷，你就同太太一處，佛婆同老媽子一處。他本要用一個江南人，佛婆若伏侍太太，就不用船錢了。你不過用二三兩銀子，謝謝船家同老媽子就是了。」蓮因想了一想道：「我並沒認得什麼白子文。」勞二道：「據他說是認得你的，只怕不是你，若果是你，他就肯同去。」蓮因道：「實在認不得，也記不起了，他怎麼說認得呢？」勞二道：「也不知道，他說金環姑，恐怕就是金翠梧，叫我來問你，若是了，請你明早就去見他。」蓮因想道：「翠梧是我在惠山時候的名字，他既然曉得，或者曾經一面，至今忘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因道：「怎麼說起環姑來呢？」勞二道：「他問你出身，我告訴他的來歷，今改名蓮因的。」玉成道：「妹妹從前取過翠梧的名字麼？」蓮因道：「我本來名翠梧，環姑是別人叫出的。」勞二道：「不論認得不認得，你明兒就去見他，或者見了面想得出的。」玉成道：「也是，橫豎進城去，近要轎子，也費不上三錢銀子。」於是計議定了。

一宿無話，次早，勞二僱了肩輿，就命佛婆跟著指引了地方。一逕進城，到晌午，就回來了，出了轎，蓮因笑容可掬的進來，命佛婆付了轎錢，打發回去。自己走到裡頭，玉成接了出來道：「看妹妹欣欣然的，認得姓白的麼？」勞二也就進來，蓮因笑道：「有一個轉彎呢。那年我在惠山，相識一個姓韓的，白老爺是姓韓的朋友，曾同姓韓的來見過幾面，那裡記得呢？剛才說起，才曉這靴兒裡的襪。問了一回我的蹤跡，他也替我悲傷。就說我若是早知道你在這裡，我早來看你了，今要回南，儘可以一船同去。若還是做姑子，他到了任，就在西湖上同我設法。就命我去見了太太小姐，太太倒也和氣，說同行最好，路上有伴兒，可以談談。你這佛婆就留給我罷，也好伏侍你的，到了那裡，你沒人，也好暫時用用。我就通都應了。太太命我回來收拾行李，他就有人來抬去。明早，我一逕下船，他打發轎子來接。」勞二道：「這也巧極了，我就來收拾。你的鋪蓋，也給他一起取去，你就同你姊姊睡罷。佛婆就叫他押著行李下船，住在船上等你，不必來了。」蓮因道：「倒也簡捷。」於是便把行李收拾起來，方才完畢，白家已

遣人來了。蓮因就命佛娉押著同去，就住在船上。只是玉成姑娘聚了幾日未免又有離別之感，夜間燈下談心，說不盡萬種纏綿，一腔悲感。連勞二也傷心起來，落下幾點眼淚。蓮因道：「姐姐的好心，我不用說了。就是令堂太太，待我也是極好的。這回子已不及別他，務乞替我謝謝。我到了那裡，倘有寸進，我前回所約的斷不食言，請放心罷。我到了就有信來，以後的信要時常寄的，但是我的命苦，料不定後來，不知道此別以後，是天堂還是地獄，你回來聽我的信罷。萬一不幸死了，姐姐就是我的親人了，我也有夢給你呢。」說著便哭了。玉成哽咽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罷了，妹妹明兒走，要吉吉利利的，倒只管哭，說這些話。」蓮因道：「言為心聲，那裡禁得住呢？」玉成道：「你有小照，給我一張麼？我也有一張三寸的照相給你，將來記念時，大家看看。」蓮因道：「阿呀，我倒忘了。」便將常帶在身邊的小照，取出一張給玉成。玉成也把照給了蓮因，彼此帶好。二人直談到四鼓，方才睡下。

次早轎子就來，伺候洗臉茶水。蓮因吃了些點心，一面哭，一面告別。玉成噙著淚，也說不出話來，送他上了轎。蓮因哭道：「姐姐保重，我去了。」玉成一句兒話也不能說，試了幾試，只叫得一聲妹妹，就哽咽著了。正是：

青山紅樹黯離情，話別臨歧百感生。珍重萬千惟兩字，大家相對各吞聲。

蓮因乘輿到了船裡，白公同太太已在那裡等了。蓮因就進去磕了一個頭，二人連忙挽他起來，又同秀芬小姐見過禮。那小姐別號宣宜，人極風流。佛娉出來接著說道：「姑姑的行李在那邊船上，小東西通在小姐房艙裡。」就同小姐一起住，剛剛兩個小榻，一張小桌兒。太太的房艙在中間，同老爺也是兩個小榻，不過多放一個桌子，四個小枕。蓮因走去看一看，倒也清潔明亮，心裡感激不盡。一回子吩咐，開船。舟子就燒起順風紙來，放爆竹，打金鑼，點香燭。因一路多水淺之處，船也不大，後面一船是行李，同兩個僕人，派著一個賬房師爺督押著。舟子進來討了賞，解纜開船。兩岸綠樹青山，蘆芽荻筍，說不盡的景致。子文太太小姐等，在船中無事，吃了飯，就與蓮因談心。太太道：「你把從小至今兒的事，說給一遍我們聽聽看。」蓮因就詳細詳細的告訴一遍，說到被袁姓買去之後，被大娘娘折磨，及出來落髮的一節，大家歎息，賠了幾點淚。蓮因又哭了一回。一日，同子文談了一回詩詞，又談了一回交情，漸漸講到秋鶴，蓮因便急問消息，子文道：「他已經兩年多不給我信了，今年春我寄他家中一封書，也不答。後來方知道他初起在交南大營，旋到了日本。後來同一人到俄羅斯去玩的，據說要三年才能回來呢。你今番到他那裡恐怕也找不到。不如同我到了杭州再議。」蓮因道：「多謝老爺，只是沒得圖報。」子文道：「我同秋鶴是一人之交，他的相好，就是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覺得說造次了，就改了口道：「勸勸，也是應該的。你莫說這生分話兒，也不許叫老爺，只叫我號罷。」蓮因道：「我出了家，是紅樓夢上所說的檻外人了，不能學當時在惠山的樣兒，怎麼敢稱老爺的號呢？」子文道：「你這麼著，我不依。」蓮因道：「天下沒得這個理的。」白夫人笑道：「據我看，你也不必叫老爺，也不必叫號，你既同秋鶴叔要好的，他又同他換帖，你就叫他一聲伯，叫我一聲嫂，你道好不好？」子文道：「太太的話好極，你以後就稱我伯伯，你再不依，我就惱了。」蓮因只得告了一個罪道：「遵命。」子文向太太道：「他待秋鶴的情，是我深知的，真是海枯石爛，萬劫不磨。因秋鶴沒錢，他的娘又貪，只想人家揮霍。他反勸秋鶴少去，心裡好不在常常見面的。秋鶴結交他長久，不知他背地裡反賠了多少錢，受了多少氣。秋鶴待他也好，口口聲聲總贊他多情，有忠心，豈如因緣仍舊不成，可見寒士的苦。」蓮因聽著眼圈兒就紅了，子文道：「有什麼傷心，可惜秋鶴今兒不在家中，否則我就送你到他家。他的太夫人最愛人恤下的，夫人老老實實，從不肯給人沒臉。到了他家，雖不比富貴人家的錦衣玉食，比那在袁家及做姑子的光景安樂十倍呢！」白夫人道：「這袁家住在那裡？」子文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？就是西牌樓的袁小兒，他的怕老婆也算有名兒，見了影兒就嚇得小鬼似的。這番死了，又無兒子，恐怕這婦人不能守呢。」說著，船後開上飯來，大家吃了。洗臉漱口畢，子文規矩，吃了飯必要睡一回子的。夫人就同蓮因到小姐處談談，到了晚間，又談了一回佛家禪語。秀芬小姐也走來，原來那秀芬年紀只十四歲，文字上雖不甚精，也楚楚可觀。上年請了一個琴師學得一手好琴。小姐又是聰明，食古而化，因道：「蓮因姑姑，我父親說你會彈琴的，可否請教一曲？教導教導。」蓮因道：「小姐說這句話想必是聖手了，我先時也曾學過幾套，可知道這個東西，實在要時刻不離的。古人說得好，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。我如今已是拋棄了足足三年，非但沒彈過，且琴的面也沒見過。手上的皺也脫了，勾挑撥打的手法也散了。五音宮徵也忘了，要彈一曲，教我何從下手？小姐的琴可在這裡，倒請教小姐教我一曲罷。」小姐道：「可惜不佳，姑姑既是知音，我來學弄一曲，請指教指教。」子文道：「甚好，你看月兒已經上了，又在水天闊處，可到船頭上去彈罷。」小姐就命老婆子到老爺房艙裡取了一張冰紋琴來，解開了囊，並無琴台，就在船頭上擺了一張小桌子，掇了一個凳坐了，把琴放在上面，蓮因就替他焚了一爐百寶夢甜香，子文夫婦坐在後面，蓮因也端了個短炕坐在側首。小姐把琴和正了仙翁，彈了一套，但覺得冷然悄然，音節入古。蓮因喜道：「這是月兒高調，果然神化。小姐這等雅奏，真是江上峰青，壓倒廣陵散了。」子文道：「這套好似你以前在錢姑丈那裡賞荷時節彈過的。」小姐道：「那日彈的是平沙落雁。」子文道：「當日你先前彈的一曲是不是？」小姐道：「當日先前彈的是杏壇操。」白夫人笑道：「你不要同他去說，我們都是牛，那裡知道呢？」說得大家笑了，蓮因道：「這琴的曲也極好的，就是這杏壇操，覺得幽冷得狠。小姐你可否也賜教一套！」小姐道：「這是初學入手彈的，我來重和了一和再彈。」於是和准了彈出來，蓮因擊節道：「拜服拜服，小尼要五體投地了。」子文笑道：「幸是小尼，若是小僧，便要趕你上岸。」白夫人也笑了，子文又道：「好像比前日的少於幾句？」小姐笑道：「這是一定四句，怎能少幾句呢？若少了幾句，就是無弦琴的彈不成聲了。」子文道：「是怎樣四句，翠梧說得這麼有趣？」蓮因笑道：「伯伯不知道，我來寫給你看。」就起身走到房裡去，那邊小姐也就把琴收好，香爐也放好，老媽子把桌子等收拾好了。大家到中艙裡來，蓮因笑嘻嘻出來，把寫出的交給子文，子文一看，只見上寫著孔子的杏壇操：

暑往寒來春復秋，夕陽西下水東流。將軍戰馬今何在，衰草閒花滿地愁。

子文道：「真個好，這句幽古蒼冷，感慨遙深，別有一股神韻。回來船中無事，你們可以擬制幾曲，譜入琴中？」蓮因笑道：「伯伯這話兒，似是而非，制了曲句，果然可以入琴，但是琴韻不在曲句上頭。彈琴一道，當以心就聲，不能以聲就句。彈到那裡，自然有那裡的聲音出來。譬如落花春院，長日間庭。琴裡的趣味，自然有八個字的光景。若是長河嘶馬，大漠呼鷹，則又是一般邊塞上雄壯悲涼之氣。所以琴曲中往往有有聲無辭的調，能將精義入神貫通融熟，便有化境出來，聖人所謂和聲依詠，就是這個意思。若因琴中之音，求他辭句，這是門外談禪，未免穿幫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姑姑所論真是知音，如何不彈一曲呢？」蓮因道：「從明兒起，我得空就再溫習，小姐要教我呢！」白夫人道：「好，你們沒事，就討究這個罷。」於是大家安歇。

自此蓮因同秀芬日日彈琴，本來是個名手，一經習練，六七日便純熟起來。子文無所事事，便與蓮因談天。一夕舟泊王官渡，無心中又談到秋鶴，子文道：「秋鶴待你是好的了。」蓮因道：「他是情深，我是命薄。落花飛絮，空觸離懷，又怨得誰呢？」子文道：「他自你嫁後，忽忽若癡，說從今吐棄凡庸，不作花間馮婦，他會有感懷詩十二首，為你所作的，你看見麼？」蓮因淒然道：「什麼感懷詩？我倒不知道。咳，伯伯，我嫁了就是在地獄裡，那有重見天日的工夫？他念我也無益了。」子文道：「這個詩我倒有呢，是他寄我的。」蓮因道：「快給我看看。」就流下淚來，白夫人道：「可憐見的，就給他看罷。我也聽聽，到底怎樣的好？」子文道：「你不知道，當時秋鶴結交他的時節，有兩首定情詩。我要看秋鶴已經忘了，說我同你到翠梧那裡去看。豈知到了他家裡翠梧不給我看，這回子翠梧要看也容易呢，只要把定情詩給我看，我就把那個給他。」蓮因道：「果然失去了。」子文笑道：「這是我也失去了。」秀芬道：「都是沒什麼要緊的，姑姑就取了出來罷。」蓮因想了一想道：「我就取來，你們莫告訴人，這是丟臉的。」說著，就點子蠟，到文具箱裡頭開了鎖翻子一回，取出來，送到桌上。說道：「你們看去罷，也並沒有什麼不能見人的。」子文看了一看道：「他說兩首，原來有五首呢。」看他題目寫著：「惜餘春館本事詩，即呈主人珍貯。」因念云：

銀燭高燒燒豔妝，紅樓我輩任清狂。含情背眾飛眉語，私意親郎泄口香。拉雜琵琶花四座，風流裙屐酒千觴。雨聲如沸歌聲急，(大雨時正)送客留髡夜未央。

子文笑道：「你原來如此，所以不給人看！」蓮因羞得了不得，秀芬聽了也過來看，子文笑道：「這是無題詩，你看得呢！」秀芬一定不依，子文本來膝下無子，就是這女兒極寵愛的，只得給他看了。再看第二首云：

平生豔福幾經消，花下雛鶯苦苦邀。

子文笑道：「好一個苦苦邀，究竟怎樣邀法？」蓮因道：「人家給伯伯看了，自有這等說，快看下去罷。」子文又念道：醉態支離欹枕畔，春心蕩漾到眉梢。鸞簪斜插雙梳鬢，鴛帶初鬆一捻腰。

子文看著蓮因笑道：「醉態春心，拔簪解帶，也形容得太過了。」蓮因把衣袖按著臉，臊得要命。白夫人笑道：「你念下去。」子文又念道：

燈下依稀相對處，縱非真個也魂消。

子文笑道：「不但秋鶴，我讀詩的也要魂消了。」又念第三首云：

喁喁絮語夜三更，萬種纏綿可奈卿。

子文笑道：「我有四個字批語，叫酣暢淋漓，就是萬種纏綿的考語，你道是也不是？」又念道：

不易刪除惟綺習，最難矜捺是柔情。妝慵故惹蕭郎急，促睡生防小婢驚。

子文笑道：「本來要大方些，怎麼促睡起來？」又念道：

百和香濃心已醉，今宵鴛夢許誰成？

子文道：「真個好詩，怪道翠梧不給我看，原來有許多典故。」蓮因笑道：「看了詩，就有許多編派。」子文笑道：「誰叫你造這樣典故出來？」因又看第四首道：

低聲羞澀喚郎眠，一笑辜幃態更妍。

子文拍案道：「好個低聲喚眠，好個辜幃一笑，當日情景如畫。」蓮因羞得走了開來，到房艙裡去。白夫人笑道：「人家做了姑子了，攔得住你還要同他打趣！你只管念罷了。」秀芬道：「我來讀下去。臂玉香浮光致致，口脂靨射氣綿綿。」秀芬不覺也笑出來，因又念道：

柔肌鎖豔塵難■，癡夢留痕蝶亦仙。齊把窮愁收拾起，狂名任謫海棠顛。

子文道：「詩真做得好。秋鶴這枝筆，令人愛煞。」又念第五首道：

一夕相思債已酬，會真詩句忒風流。曉窗鴛枕人雙壁，

子文道：「描情描景，香豔極了！這句誰也做不到！」又念道：

繡閣瞻魂月一鉤。睡去憎騰交疊臂，起來憔悴懶梳頭。者番好合非容易，多謝梅花作蹇修。

子文笑道：「翠梧梅花作蹇修，可就是友梅麼？」蓮因只得臊了臉出來，笑應道：「是，可將這感懷詩快給我看看罷。」子文笑道：「這回子你臊，看了感懷詩恐怕你要哭呢！」因在書箱裡撿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你看罷。」蓮因把定情詩收好了，就將感懷詩展在桌子上，秀芬小姐也攤上去看。蓮因念道：

客窗風雨病瀟湘，青鳥傳言欲斷腸。疑是夢中逢姹女，可憐鏡裡作情郎。

蓮因不覺眼圈兒紅了，又念道：

離懷密裏推心怨，香誓重征激骨涼。再見何時須隔世，碧天銀漢路茫茫。

蓮因便哽咽起來，子文道：「何如我？我曉得你要傷心的。」秀芬道：「真難怪他！」停了一回，蓮因又念道：

特向紅樓別個依，催妝詩句尚從容。防人饒舌瞞將嫁，怕我傷心賺再逢。

蓮因看了這兩句，不覺雙淚垂垂，哽咽得不能念了。秀芬在旁邊也陪著幾點淚，子文在那裡擦眼，白夫人道：「什麼詩，大家淌眼抹淚的哭？」子文強笑道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看蓮因還在那裡哽咽，好容易勸止了，又念道：

萬古銷魂情切切，幾回忍淚語喁喁。願卿珍重鴛鴦譜，玉刻雙璋一品封。

秀芬道：「好詩！有情有景，他還當是姑姑佳偶風流，望你生子做夫人呢！」子文道：「他何嘗不是這個心？背地裡總同我們提及，說環姑有人娶了去，倒完了我的心願，也是一樁好事。但要望著他好合同心，將來生了兒子，做夫人呢！那裡料到今兒在我船上做姑子？」白夫人道：「你看蓮姑哭得似淚人兒了，秀兒你勸勸他。」秀芬因勸了一回，蓮因又念道：

訪豔曾敲月下門，等閒歡笑洽春溫。新弦檀板歌雙疊，小甕梨花酒一樽。身世浮沉原是夢，性情契合了無痕。佩環聲杳紅窗遠，宛轉藍橋望斷魂。好事從來易折磨，彩雲摧散奈天何。春風玉笛王孫怨，秋雨瑤闈子夜歌。幾輩笑顏如意少，中年遭際感懷多。愁腸百結難消釋，怕駕星橋再渡河。

紅抹斜陽慘不歡，者番離別太無端。因緣泥絮三生了，消息梅花一點瞞。縱可凌風難化蝶，誰能縮地竟翔鸞。臨歧已怪行蹤促，尚對嬌容仔細看。

蓮因又哭了，秀芬道：「好個消息梅花。」白夫人道：「仔細看這一句詩，我卻聽得出。」子文歎道：「闌香嫁去，碧玉難留，這等情景，秋鶴真是可憐呢！」蓮因聽了，愈是無聲之泣，秀芬也噙著淚道：「爹爹不要提從前事了，姑姑的腸子要斷了！」停了一回，蓮因漸漸止痛，又念道：

一絲歡夢渺如塵，崔護重來轉愴神。曾譜鸞笙通絮語，枉修鴛牒訂蘭因。階前紅豆拋幽恨，洞口夭桃■好春。早識海棠難嫁我，當時懊悔見真真。早將慧劍斬情魔，孽海風驕又起波。北里無緣休問鼎，南山有鳥誤投羅。俠腸忍被崑崙笑，色相防遭法秀訶。自恨自憐還自悔，願參禪悅禮維摩。

蓮因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，一片癡情，我負了他了。」秀芬道：「你也出於無奈，不能怪的，你再看下去罷。」蓮因又念道：

縛繭春蠶太可憐，柔絲已斷尚纏綿。紅愁綠慘燈前淚，花影釵聲夢裡緣。簾外三分無賴月，心頭一點有情天。

秀芬道：「好詩！無題化境了。」又聽蓮因念道：

重違素志成搖落，碧海深深恨未填。劉阮相思百念從，紅裙若個肯憐才。本如燕子無家別，空賺鸚哥有約來。鏡裡花枝新眷屬，眼中樓閣小蓬萊。媚妝人遠平安否，一夢何嘗笑語陪。

秀芬擊節道：「好沉痛句子！」蓮因又哽咽起來，把巾兒在眼上鼻上抹。秀芬道：「不是感懷詩，竟是墮淚碑了。」子文道：「看底下一首更好呢！」蓮因又讀道：

玉人淹臥病郎當，

子文道：「你害病了，幾時怎麼起的病？」蓮因道：「當初認得秋鶴時節，因湯家娘給了我氣，臥了一日，夜間又不掩被骯髒了身子。足足病了一個月，姓湯的那裡肯管？真是幸虧秋鶴。」說著眼圈又紅了，子文道：「你念下去，也做在那裡。」蓮因又念道：

減壽甘心禱上蒼。

秀芬道：「他的情這麼重，替姑姑借壽起來了。」蓮因的淚那裡還能禁得住，帶著哭念道：

半夜耐寒量藥水，累旬忍苦侍閨房。

蓮因就嗚嗚咽咽的哭個不止，子文等也無不酸鼻。過了一回，子文道：「念下去呀。」秀芬道：「你看他哭得這個樣兒，再能念麼？我來念。」因道：

支離骨瘦多情玉，歡喜春回續命湯。記得叮嚀求設計，早離苦海買紅妝。

秀芬噙著淚，覺得蕩氣迴腸，不能卒讀，因道：「我不來念了。」蓮因只有出淚的分兒，更不能念。子文道：「還是我來念給你聽罷。」因念道：

書幃炯炯一燈青，獨坐支頤半醉醒。旅館人孤風送折，秋宵曲苦雨零鈴。瓊蕭嫩壓雙枝玉，華髮重搔兩鬢星。冷抱寒煙心事

重，腰肢消滅剩伶俜。平生枉賦白頭吟，從此天涯萬里心。丹桂香濃秋寂寂，綠楊信杏夜沉沉。文蕭虛願題紅葉，司馬新愁托素琴。一自知音人去後，西風憔悴到而今。

蓮因已是哭得氣少絲微，淚盈一斗。背了燈，躺在白夫人旁邊小榻上。把衣袖蒙著臉，老媽子同佛婆見了這個景兒，哭一回，念一回的，也不勝詫異。白夫人雖不深知詩中趣味，也覺得有些難過傷心。秀芬極贊好詩，子文道：「言情之作，這枝筆也算登峰造極了。不過太露，少些含蓄。」白夫人道：「通是你惹得蓮姑兒這樣哀痛。」因又勸道：「好人兒不要苦，你到了浙江，那知心人必要回來的，就叫他來同你會會，可算死別重生，你的心願也慰了。」蓮因止了哭道：「好嫂子，我不過想著大家的遭逢不偶，受這些悲歡離合的苦惱憂煩。我這回子已經出了家，絕了妄想，就是他還要我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況且他有父母妻子，要我這姑子去做什麼呢？我心裡頭打定主意，倘然再可以相見，就與他談談心，知道大家的苦楚。若還要我似先前同他相處的樣兒，走到私欲的路上去，便是我罪上加罪了。我就受受暮鼓晨鐘的滋味，在法王面前懺悔懺悔。求菩薩慈悲，給我們來世好處，這便算我的結果呢！」

說著，子文已命佛婆送上幾把手巾來，各自擦了臉。蓮因要把這詩抄出來，子文道：「不必抄了，他這詩本是給你的，你看見上下款麼？你就拿了去藏著罷，也是一件好東西。」蓮因心中歡喜，就在桌兒上取來，看後面果有幾行小跋云：「餘因友梅得識惜餘春館主人，相聚二年，愁多樂少。每值畫樓薄醉，小閣疏燈，細數生平，各有身世沉淪之感。屢思脫籍，力薄難勝，惟有傷心歎息而已。丁亥中秋後一日，重訪妝樓，已為大腹賈娶去。侍婢金兒，以畫幅折扇交還。問臨行何言？則惟以珍重相勉，謂不告而別，恐多情人為薄命斷腸也。嗚呼！後約落花，前情流水。玉簫再世，本屬虛無。金屋今生，幾如夢幻。用賦七律十二章，拉雜摭愁，以當窮途之哭。萬一此詩傳去，示我同心。恐一幅模糊，不辨是血是墨也。秋鶴並記。」蓮因看了這個跋，又是嗚咽了一回，便就收拾起來，去藏好了。

白夫人笑道：「今兒你們不是讀詩，是哭詩，倒也別緻的。」秀芬笑道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！」子文喝道：「小蹄子，女兒家輕輕年紀，說出這個話兒來，臊不臊？」秀芬走到母親處黏在懷裡哭起來了，白夫人就同他擦淚說道：「好心肝不要哭，這有什麼呢？」因向子文道：「你這老子總是這樣，當管不管，你好哭詩，他就哭不得麼？」蓮因道：「伯伯你不知道這個情字，非是邪僻的。人生世上，誰能無情？忠臣之忠，孝子之孝，節婦之節，義士之義，均從情字上生發出來的。就是聖賢治國，自誠意正心以至治平，非有情者不肯為之。堯舜之疇咨，孔孟之胞與，不過為情有難，故甘為勞苦而不辭，若不然，就是洗耳之巢許，耦耕之沮溺，憑世上人民水深火熱，他一律不管，這是不可同群的鳥獸，可以算得無情了。若夫五倫之中，均須以情字維繫。僅把男女之愛，當作情字，雖亦包括在裡頭，然猶見其小至於桑濮淫奔，草田邂逅可謂之邪，不可謂之情。所謂情者，有正無邪，有公無私。一涉私邪，便是毫釐千里。今世界上無情的人，往往將一個禮字，一個理字，抵敵情字，豈知有情者有禮有理。所謂發乎情止乎禮，又云本至情以合理，情與禮，情與理，本渾為一。被假道學的人故意胡鬧，飾非遁詞。把他生生辣辣的勉強分開來，真是小人之智。又有一等尖刻之人，看他面上放著忠厚和平的樣子，但他暗裡的存心，處處要先人一著。一事一節，必佔便宜，必操勝算，但先求自家無累，純盜虛聲，不肯屈己救人，鬼域其心，春風其貌，這真是阿鼻地獄裡出來的遊魂，連情屁都也沒得了。」白夫人、秀芬反笑起來，子文說道：「你做了幾個月的姑子，倒長了這些見識。這回子參起情禪來，我倒不及你的透深顯露。」蓮因道：「這是真的，就是伯伯這番攜帶我回去。若是無情的，他先要顧恤自己吃虧，那裡肯把我這繫而不食的匏瓜攜去呢？」說得子文、秀芬皆笑起來，秀芬笑道：「姑姑的頭光光的，正似匏瓜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妹妹受了委曲，我替妹妹在伯伯門前強辯，折服折服他。要他曉得我輩巾幗中萬萬不可無情的，這就算是替小郎解圍了。」於是大家一笑，正說著，只聽得當當幾聲，白夫人道：「不好了，已經兩下鐘了，我們睡罷。」於是各自歸房安宿。

蓮因在枕上輾轉不寐，一回歎氣，一回哭泣，秀芬初時聽見了勸他，後來睡著了。蓮因直到東方將白，方才睡去，朝暾入牕，尚瞢騰不醒。秀芬已是起身在那裡，穿衣，忽聽蓮因大哭起來，秀芬驚問道：「姑姑魔住了！」蓮因方被喚醒，一身香汗。原來做了一夢，便想了一想起來，穿衣洗臉，秀芬笑問道：「到底姑姑何以哭起來？」那邊子文夫婦也聽見了，問道：「什麼？」蓮因笑回道：「沒什麼，不過魔住了。」子文笑道：「難道昨晚還哭得不暢麼？」未知蓮因何夢，請閱下章。